或語集

半部稾二刻

PL
2705
A4A6
1689
v.4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書二公事

吾邑人物莫盛於明嘉靖中而大中丞馬公文煒太守李公遷梧尤其卓卓者余讀王元美觚不觚錄中丞任荆州兵巡道時前任某爭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輙于大門外一拱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即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公使人傳問而已又

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跽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公謂其家敕也非敕道府與詔敕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江陵聞之亦不以爲忤又閱朱長孺愚菴集有安丘李公傳載太守二事謂公起家吳江令某御史行部至其邑供億不堪臥榻折足御史怒突入縣庭欲清覈庫藏及後堂見東壁一小牀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笥不設鎖鑰問何人敢居此則令之臥

具行篋也乃湙愧歎邑事一無所問而去又嘗與邑紳吳太守崑飲見以一銀船注酒酒滿則帆張意頗善之吳舉以爲贈公受而日以供飲迨去任出境仍緘還之中丞之孫爲余姻家太守爲吾妻之曾大父故得讀其墓碑家傳此數事皆遺而不書及攷郡志邑乘于馬公僅紀事功于李公唯稱高曠如右所云亦弗載也余偶得之欣幸彌日遂敢併記以補其缺覩二公遺事安知百世之下無與起者康熙癸酉四月丁

酉張貞謹書
述二公遺事非獨微顯闡幽湀厲諷時厎俗之意而生氣奇氣躍躍紙上尤見翦裁之工
陶季湀

書兩節女事

余西走青州道出棘林邨多主鄉人趙香家時香歿久肅客者僅其老妻稺子耳余每至見其行飯分茗不唯諾而集問之則皆出次女觀之手且言女未笄其夫從軍戍浙戍閩轉而之粤東之滇南音塵阻絕者數歲矣母念女旣歸妹愆期夫之存亾復傳聞異辭遂以言動之女信誓旦旦秉志不回余歲一過之或一歲數過閒詢女動定其金石之志十五年一日也康熙丙

寅天下大定其夫北歸始得結褵是時女年葢
已二十有九矣余游濟上遇吳子長榮又得聞
張女之事云張女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
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侵乏食粥之孺人
時女才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憐之及長欲爲
議昏女聞色變訊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
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其
節亟覓原壻付之及得其人已有妻子女纍纍
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會須相從不願更

事他人也壻以兩室非貧家所字終不肎往女守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已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說者謂劉孺人二十五歲而寡閑內則嚴禮教張女守貞所得於熏習者為多至趙氏則益都東鄙編戶之甿耳非有見聞擩染之素乃姻盟一定常變不移卒能圭判璋合二姓克諧使其夫不歸則亦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矣其得於天性者然與於乎女子從夫猶人臣之

許君也張女之矢死靡它龔君賓之卻聘也趙氏之必縊舊好蘇子卿之返國也撰以春秋之法鈞有不貳心之義焉故泚筆記之以愧夫世之爲臣而不克終其節者

兩女子嚴氣正性以龔君賓蘇子卿之節義方之有關世道不淺　韓醉白

知非子傳

知非子者吾邑馬君鳴寰逢伯也束修勵志老而彌篤故以知非子自號而人亦因以稱之云始祖至善明初自棗強徙安丘七傳爲諸生四教則君父也精於三禮以其學傳君君習之不懈遂明其經補校官弟子而又轉相授受吾鄉學禮之士必奉君爲大師焉君爲教不拘拘藝文抗顏嚴規條用古小學法以六德六行先之故得其指授皆諳曉經義循循雅飭無蹄弛自

喜之態由是聲稱奕奕多延致家塾訓誨子弟卽未委質亦造請時時戶屨滿矣蓋君寔篤內行孝友淳至五歲哭其母宮痛貫心骨如不欲生繼母郎性嚴厲君下氣怡聲委曲承順雖楚撻弗怨有所生皆視若同胞焉事父色養甚備燠寒晨昏未嘗失節及沒含斂盡禮哀毀骨立其顏面膚腴終身不能復其舊也至讓產以爲兄居質貸以爲兄娶毖祭祀以孝先修譜諜以合族皆人所難能者其處世也好修君子之行

盜夜入室既就執矣憐其迫於饑寒釋之偶出見甲乙力鬭於衢市則貸錢而不能與其息者即爲代償以平其爭無故不當人之惠有貸於人必不敢負其人即殁亦償之殯宮無子即以羊酒祭其墳嘗試在高等應廩于官爲有力者所奪弗與校癸甲之變寇攘狎至戚鄗避亂來歸者分宅與居資以薪米器用畢具敝而無憾逮下尤有恩義婢子及笄令其父自嫁之不索直也平生所爲多類此中年讀史見异聞奇事

可以警心目資勸戒者星鈔月纂隻字弗遺遇後生小子輒亹亹論說證據發明窮極指要務爲之聳善而抑惡焉自以偃蹇數奇不用於世故假蠹書汗竹以寄化導之意此可以觀君志矣君素彊無疾一昔卒則康熙三年八月也得年七十有五子恆謙潛心理學吾黨皆高其行是眞能繼君志者

贊曰漢世去古未遠猶有忠厚純固之風故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選

可為太子傅者則用萬石君景帝置相亦以魏
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此可以覘其時
之所重矣乃至于今不乏卓犖跌蕩之材而求
其秉心不競克修退讓之行者則未易一二數
豈時至輓近世遂絕無其人歟抑其為世之所
不尚有之而人不以稱歟若君之仁心為質犯
而不校可謂不陸沈於俗遺世獨立者矣雖古
之長者何以加哉

篇中寫出言規行矩如坐斯人堂上聞其謦

欵純得史遷神髓　韓醉白

汪君蛟門傳 代

汪君蛟門予丁未所舉士也往予承乏少宰謬典銓衡每思得才賢士以需世用及主禮部試闈中得蛟門之文而喜徧語同考曰茲其所謂才而賢者之言歟及徹棘君來魁梧俊爽英異之色時見於眉間予則益喜以國器期之是後君以試得中翰予亦濫秉政與朝夕從事見其治辦嚴恪遇章疏旁午援筆疾書無一字遺誤事畢出署即鍵戶讀書入直亦挾筴橐筆于殿

閣之側披閱挍讐朱墨狠藉至丙夜呻佔聲猶徹直廬爲文峭潔師半山而以辨是非別邪正爲主本時楚人朱方旦潛任　京師妄言禍福朝貴多爲所惑君獨著辯道論闢爲妖人熊公敬修題其言親詣邱舍定交而去不數年朱果以術敗伏法至其有韻之語由三唐入復上溯漢魏六朝以窮其源且沿及宋元以博其趣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久之而創獲于法外神解于象先自成一家人莫測其所從出也戊午

上命舉博學鴻儒王公胥庭陳公學山文章薦
于
朝時君以父服未除堅不就試亾何徐公立齋
起監修明史特薦者七人君名與焉旋補刑部
主事兼領史職君雖一意纂修而尤精心聽斷
南城人武某以車馬販米南花園董某者殺而
取其資載尸于車策馬信所之偶止劉氏門董
父疑劉殺其子訴諸官獄已成君覆案曰殺人
而顧留其車馬于門邪白尚書請任捕賊責明

日出南門縱所獲馬君徒行以隨馬至董居鳴躍而入則武氏米囊猶在也董卽引服王某者自殺其病弟以誣人君潛察得實忽有二人稱藩邸使者謂囚王輿夫也欲挈之去君曰囚重犯法當死卽王輿夫亦必奏聞二人大懼逸去君之決獄其明辯守正多如此故極爲尚書魏公環極所倚重

皇上亦知其才屢詢姓名行且　召見乃竟罷官以歸君既歸匿迹郭外不接賓客不通饋問

惟坂藏籍縱讀之詩古文詞亦益工每一篇出
不踁而走四方矣乃其胸懷鬱盤約結偪塞若
漠然無所向者竟以此卒則康熙戊辰四月十
一日也壽僅五十悲夫予壬戌謝政君亦未幾
免去予歎曰蛟門今之所謂才賢者也
天子憂才且求治若渴雖輗出當復還戊辰冬
君凶問至予驚慟欲絕于是又歎
朝廷失一士矣凡予所望皆不可副而天亦於
是乎不可知矣次年春君之兄叔定布書具狀

乞予傳其生平叔定名耀麟與蛟門並以詩文雄海內世所稱二汪者也遂爲之傳冀以慰君而塞予悲焉君諱懋麟字季用蛟門其別號也歙人系出越國公而徙於揚高曾以來代有隱德至父諱如江忠信端慤爲鄉里典型以君貴待贈承德郎子兼有父風所著百尺梧桐閣集文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沒後叔定又裒輯其遺稿十餘卷藏于家

贊曰予始以文字知蛟門旋起而登館閣官

禁近一時大著作多出其手雖古之良史何以加哉迨其徊翔郎署聽訟廉平執法不撓且能辨難明之獄則又居然循吏矣於乎循吏良史舍蛟門誠無足以當之然循吏良史遂足以盡蛟門也乎

扼定才賢二字爲主橫豎開攏收挽照應便有着落至其命意之高潔謀篇之蒼堅造句之博奥筆筆先秦 王山史

此部意氣有孟公元龍之風文章得荊國渭

南之髓此傳寫照傳神毫無遺憾妙過虎頭

矣　周雪客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名純錫字錫嘏青之安丘人祖逢伯事後母以孝稱余別有傳父恆謙潛心理學從吾邑劉崑右先生得聞考亭正緒故篤修內行自悔父母沒時執喪有遺禮復蔬食四年以補其闕孝子不唯沿襲家教且天性醇愨事父母終日侍側常依戀不忍離去至下氣怡色尤人所難能者甲戌母病日鬻糜粥奉湯液歷五月不少懈病既革聞病者糞苦澀則瘥甘滑則劇

即親嘗之知其滑謂無生理矣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及沒擗踊自擲殞絕而後蘇勺漿不入口者數日其于復襲揳綴斂殯奠祔悉遵朱子家禮葬前豫營菴廬于墓次比及行殯停匶其中掩竁之後告其父曰兒生餘三十年未嘗離吾母今吾母委體魄于無人之墟兒忍獨歸乎遂止居焉負土成墳旦暮上食飲伏地號哭聲徹四野聞者泣下余遠游乍歸亟往省之見其雞斯徒跣皃戚意哀羸悴幾不可識殆毀而滅性

矣周眎廬舍缾少儲粟突煙不起一苫一塊外別無物具也時當寒冬陰風吹雪蕭颼有聲白楊松柏皆若相其悲哀者余歸而慘抑累日遂造馬孝子傳

爲說者曰昔人論孝以刲股廬墓爲失中使如此而不得爲孝之中則夫于親之死尸骨未寒葬尙淺土卽羣立旅行飲酒食肉而處于內者乃足以爲孝之中乎余自束髮觀史冊所傳古孝子之事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四十年竟不

獲一遇烏乎余豈意于吾身親見之也且其父六吉爲余莫逆交數共晨夕毎見諸郎周旋救慎無子弟之過以爲家學所被無足深異不意其遂能爲絕人之行若是也因思世之如孝子者不少其人特以不獲目覩故謂爲希有爾今幸見之矣可不亟書其行以爲當世勸邪康熙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朔日里人張貞撰

形容孝子處嗚咽悲涼酸風滿紙不可卒讀

陶季深

馬太孺人劉氏傳

安丘馬氏自前明以逮我
清相繼百年代有顯人祖孫父子兄弟皆中名第昏姻亦多大家世冑婦姑相承以德稟然克配遠近稱之無異辭至劉太孺人為少傳大學士正宗第三女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馬文煒之曾孫婦處士友龍之孫婦儀部應龍黃門從龍之從孫婦太學道勸之婦文學長祜之妻鴻臚序班良顯之母也幼有美質懿行少傳奇愛之

爲擇所歸得文學公旣嫁卬事俛育上下宐之
文學公性豪爽精騎射好爲游閒之行每出輒
數月不歸而家事自理壬午之變文學公遇難
海上親故斷絕僮奴散盡孺人獨力飭治其喪
時方沍寒襚歛榯櫝皆親自經手十指皸瘃備
極荼苦比其北歸孺人扶櫬設旐煢煢返葬歷
數百里如堂適庭旣抵里閭廬僅存甋盎無朝
夕儲孺人甘齏鹽警鈴索不數年而廳屏肅穆
中外秩然又分其力以治外家蓋少傅官禁近

淩假而操化權參大政常居京師以家棣授人多不可其意至是獨付孺人孺人綜理精密其馭家衆少長貴賤有節度其處戚郤親疏遠邇有定衡少傅遂忘內顧焉至其教子一以嚴恪鴻臚君稍有子弟之過輒詈咄不少恕鴻臚君亦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眡及長遣從碩師游節縮服食以資脩脯聞名勝士相過則喜肴核茗醴各以時至有不給鬻假稱具無難色鴻臚君卒能于寂寥息歎之後致

身通顯爲時聞人迄于今蘭錡巋然鼎食如故
孫曾繞膝鸞鵠停峙孺人寔有以啟之也於虖
非有庭闈之訓固不能成其子非有閨門之化
亦不能成是婦故余述孺人之行必本之馬氏
家法焉余徇鴻臚君之請稍采孺人平生大節
而爲傳至生卒婚嫁與其它在法當書者皆略
之以曹儀部誌銘已詳恖再告也
贊曰余讀斯干之詩謂婦人之德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此自爲荏弱女子安處貴盛委虵房

瑣者言之耳若夫當流極之運風波震盪坎坷百罹一失彌縫則宗祊莫保一忘綢繆則家聲立隤苟非德足以任重謀足以經遠吾恐儀不著而非寔叢之矣然後知無才爲德之說非通論也今觀馬太孺人處常能用其剛簡處變不失其整暇則女而有士行矣故官斯土者莫不式賢母之閭或以綽楔旌其門曰巾幗須麋郎是可以誌可以表亦可以爲傳矣夫康熙甲戌臘日同里張貞造

以馬氏世德前後呼應而格法整練意致錯綜敘事處更奕奕有生氣歸茅樸懋炳然復興矣李渭清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安丘孫翁鳴球女年十六適同邑儒生張大烈明年生子中謙又四年壬午

王師徇山左薄安丘大烈被執至壽光見殺凶問至節婦即絕食飲欲從夫地下其姑指五歲兒示之曰張氏一息唯在此兒汝亦我即死此子豈能獨生汝夫不血食矣節婦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亟議往收夫骨家人以烽火荆棘不可行沮之節婦毅然奔赴未嘗一回顧也抵壽

光時已淡夏積屍經暑形容盡敗求之三日弗
獲每悲哭即有蠅入口不能成聲節婦自矢曰
不得遺骸吾不歸矣一慟幾絕從者忽見野中
一屍作起伏狀指以示節婦節婦視亦然即之
果其夫也載歸厝于先兆歲時以手撮衿承土
增冢輒呼天號泣一往一還未嘗停聲行路聞
之皆爲灑泣兵定後歲復大侵時嫡姑李氏姑
鹿氏皆在堂煢煢母子無以自存有欲令之更
醮者節婦志如鐵石誓不再適然家窶甚飯盎

無朝夕儲遂歸母家母家亦新燬于兵節婦靠
日靡夜躬力紡績勤女紅以資兩姑羞服惡衣
惡食身且甘之矣亾何姑鹿嬰寒疾節婦晝夜
不去側貧無以爲饘酏費翦髮數縷易錢供之
已而鹿復病洩痢委頓牀蓐閒節婦扶掖臥起
中帬廁牏手浣洒之不自知其爲穢也歲丁未
姑李又病節婦稽首百神乞以身代疾竟不瘳
飭喪治葬舉無遺禮人稱其孝初節婦所生五
歲兒中謙多病每病節婦即涕泣不食曰兩世

孤嫠以兒爲命兒病如此可奈何其憐愛保護
皆加于人一等卒得無恙既長擇師訓之且厲
以行誼中謙能承其教吾黨之稱醇謹者必爲
中謙首屈一指焉中謙好從余游余故知節婦
爲詳節婦卒中謙屬書其事今且葬矣來請益
力推其意蓋謂余之果能不朽其母也余甚愧
其意而不可辭遂采其大者著于篇

贊曰張氏于吾邑稱舊族婦人女子亦漬染家
教節婦之適大烈也僅六年而大烈亦節婦年

才二十一耳六十有七而沒節孝凜然又能明于大體如此誠可爲欽仰哉至節婦覓夫屍而見其牢牢欲動雖近語怪非傳所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歟不然學者多言無鬼神而又言有物者何也

時當中否往往衣冠化爲巾幗而孤貞勁節翻從兒女子中求之正不乏人如張婦其表表者杞園以大手筆爲之傳神展讀一過生氣凜然淑行鴻文並傳不朽　白雲白怡

眞至足以感人一贊亦極宕逸 安靜子

張烈女傳

烈女張氏名秀徐州北郭名賢里人父全功母某氏烈女性斂慧寡笑言事父母敬謹先意承志有古孝女風稍長工縫績精烹飪佐其母操作闈中未嘗告勞年十五許字同里胡欽欽父方教之服賈無暇及昏甫議昏而欽以暴疾卒訃至烈女慟哭仆地誓以死殉勺水溢米不入口取其匳具悉焚棄之母謂之曰汝在室尙未得爲胡家婦何遽至此女曰兒聞女子從一而

終無改節易行之理此身業已許胡郎生死以之矣敢二三其德乎且所天既失。兒將何依。唯有一死。相從地下。無他計也。父、母、舅、前、有、吾、兄、吾、翁、及、吾、姊、在、足、慰、晨、夕、何、須、戀、戀、一、女、子、兒、志、已、決、父、母、憐、兒、幸、從、兒、志、罔、極、湊、恩、當、圖、報、再、世、耳、勸之益力。其念益堅。拊膺長號。不眠不食者三日夜。值防護者疲亂假寐。烈女乘其隙遂投繯以死。及斂面色不改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廿五日則、其、夫、亾、之、第、三、日、也烈女年二

十有一

張子曰予以癸酉九月游彭城去烈女之歿僅逾百日州人競爲予娓娓道其事且言前此已有丁章王三槐殷柏女皆以處子而殉夫予讀前史謂徐之人士挾節任氣豈其風尙所昭男子婦孺固不必有閒歟不然何奇節偉行若是其纍纍也或以禮有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之文遂疑其過爲矯激予謂夫婦猶之君臣也身受其聘則皆婦身居其國則皆臣均當有常變

不貳之義焉必于歸而後稱節服官而後名忠以近事論之東湖之樵不得與正學諸公爭烈矣故以處子而殉夫未委贄而效命倍足述也因泚筆記其事而褒崇表揚之典則不能無望於操風厲之權者

先生每譚忠孝節烈便覺目光迸發心華怒生敘致娓娓委曲詳盡務使其必傳必信而後已此其居心可以意得世人不察徒頌文筆之工故爲知先生不盡也　朱旋吉

封奉政大夫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加一級原

戸部廣西司員外郎劉公墓碑幷銘

康熙庚申春二月江南督學使者諸城劉君木齋以謚母孫宜人憂去官居喪以易戚稱禫除後督學君宦出補觀察其弟進士君岌子亦應就選人長一縣皆以太翁奉政公春秋高不忍去朝夕承歡極盡志物之養十三年不少懈於是兩孝子之名聞天下壬申秋奉政公以壽終里第兩君慎終之禮大小咸備既葬督學持所

自草父若母行狀及今少司農王阮亭先生所
爲墓銘屬貞文其隧道之碑貞以契家子分不
得辭然讀志狀信史也何能加故仍摭其意而
論次之曰公諱必顯字微之一字西水其先徐
州碭山人自處士公諱福者徙山東之諸城家
焉數傳皆力田孝弟至大父諱思智始以文學
補邑庠生父諱逼亦邑庠生後以公貴贈文林
郎行人司行人母王氏贈孺人公生而臞膚不
藏骨一準隆然望其眉宇知非常人甫能言文

林公抱之立門外邨鄰有富而豪者吞噬里人殆徧文林公獨不爲下適盛儀從而過呼公小字戲焉公爾其忌直斥之豪大沮去文林公陽謝其人而心竊異公矣稍長出就外傅授之書讀一再過即成誦十二歲從叔祖某讀書遠邨塾中多邨豎惟知携蒱嬉戲殊無切磋益公歎曰辭親遠出期上達耳若然何必去鄉井爲哉獨正襟危坐讀書不輟諸豎百計誘之弗顧也家貧苦無書可讀文林公游戚卿閒閱古今文

字遇心賞者輒錄之舊紙或書掌肱間歸而授
公繕寫讀之緣此學日以富十九歲補府庠生
歲試以經書三稅拔第一爲十四城冠甲子以
第六人舉於鄉時公文譽久著士林指數皆謂
當立陟上第乃困頓公車幾三十載又偪彊成
性恥事干謁遂至家徒四壁立或勸以祿仕公
愀然曰噫豈知我者哉余性傲急且無宦情惟
思得進士二字啟牖後人耳以青袍致台鼎非
其好也自是坎坷百罹終不廢讀遂登順治壬

辰進士　殿試二甲授行人司行人旋捧　詔
偏沅時滇黔未靖兵將多驕悍李本深爲甚公
惡之弗與接意頗怏怏開讀後卽擬返棹適金
陵馬生謀署柳州同知撫軍袁公許之而俾出
金爲公壽問貲所從來則其友人質妻孥于營
將得之者公曰汝以利債累友朋能自飲冰茹
蘗乎汝去爲廉吏卽我拜當事之惠矣擲金令
還之營將聞風亦納金而捐其息公竟垂槖歸
將行從人射雀誤中兵家稚子一軍盡甲譟於

行署子之父喘汗崩奔急止之曰射者誤也欸者數也劉使君豈縱僕傷人者哉與之金市斂具亦不受所至爲人信服如此既復命又使粵東其立心行事一如使偏沅時維揚聞母訃一慟而病扶掖返里祥除之官則有秦中　諭祭之役中途晉戶部河南司主事撥圓山司理市兒有齎產投身旗下者其兩弟家亦僥主人將並沒其產而奴其人案將定公不從或以利害憪之亦弗爲動其家竟完亾何監督通州中南

倉地處脂膏未嘗以毛髮自潤運弁某者鄉人也以無核棗及銀卮爲餉公訶曰故人乏知我乃反以此相汙邪弁曰可不須卮棗爲鄉味似無害公曰凡自外入者皆非義也立卻之事竣繡衣使者察核尉薦之甲辰出榷蕪關改立進單之法賈舶便之尋假歸里門惟聚子孫一堂教以耕讀不及世事也已酉以督學官京師迎養邸中復補戸部原司旋晉廣西司員外郎僅逾月語督學曰本無宦情爲汝所誘至此老病

恐曠厥職其趣俶裝匆久涸汝也公歸而家益落唯大木數百存海州界中時南服不靖征進須船公欲以巨材百條捐造艨艟時木價日翔計直三千餘金巳具疏達銀臺矣當事以不由外題非例未徹

御覽值總漕帥公奉　敕脩雲臺神宇竟以之助殿工焉以此覘公報　國之志在　朝在野未嘗或閒也其他助昏嫁卹喪葬贖女童以完人骨肉出囷粟以周人困乏公施濟既博且令

于姓踵行之其爲德於鄉里者又二十年而終則康熙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也距生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九十有三公仕自文林郎累遷至奉直大夫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以子督學君貴　封奉政大夫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加一級于卒之歲十一月十五日大葬於邨北之新阡以孫鄭兩宜人祔焉公初娶於徐有首疾其家以是辭昏公堅持大義弗許于歸後以靜好著聲人謂庭式復見

今日不及五載而卒再娶鄭宜人壬午癸未閒兵躪二東宜人避地百里至膠西之孝衍郵時烽火四接道路洶懼一聞訛語遽爾投繯蓋其素凜守身之訓故慷慨伏節若是其易寔未嘗攖鋒刃受迫偪也暨娶孫宜人系出名家與公齊眉一德長幼卑尊調劑具宜狀稱自宜人來嬪公之家道滋殖生息日繁科名仕宦亦駸駸向盛是其于公眞稱良偶矣公出身儒家長舉進士晚登三事寵命疏榮孫曾繞膝壽考令終

人謂既醉五福總萃於公之一身其得於天者似爲獨厚而不知其平生所遭亦非盡出亨途也當其少也食貧攻苦淹頓場屋及薦賢書已踰壯歲未幾而時際改革寇盜蜎發鼠竊豕突捲地滔天于是太贈公以罵賊歿鄭宜人以全節終公攜嬰負穉竄身南北乃于播蕩之餘益厲堅定之志不骫骳以隨時弗見遷於異物以讀書教子爲能事以積德制行爲真筌險夷一節百折不回卒能父子奮身聯翩上第列戟相

望家門巋然若督學君者則又于國名忠于家稱孝海內人士以之爲職志者非公之德足格天才能燾後身能致此哉公生丈夫子四楨貢生考授從六品果巳亥進士江南提學道僉事棨乙丑進士棐太學生女二適進士王文煌貢生單務昚孫男八紹輝丁巳舉人紳燦太學生綸炳諸生縉炤繼煥紘熺綬烜綖燝皆幼孫女八曾孫男七埶壂堃塈坔垚堡曾孫女五昏嫁詳志狀中銘曰

九僊奇秀不減雁宕篤生者誰公寔不讓策我
驥足筮仕　中朝經文緯武旋斡斗杓鴞節星
軺不辱君命敷典擾民芒寒色正忠信所昭風
夔郁然廉隅自飭玉栗冰堅惟公之妻如芝三
秀以節以才揚煇中冓肎播肎穫曰有子姓食
報詩書綿綿之慶忠貞世濟踐脩厥猷惟
帝念功綸綍汝疇金管桼書照耀堂斧長夜重
泉皎如日午松楸鬱鬱亦載　國恩捧筆作頌
永奠墓門

先生居官清慎說得有道理居鄉敦厚說得有涇渭搜剔刻劃曲曲傳神良由溯源史漢取材八家故能盡情盡致如此木翁純孝表歟先德不遺餘力求而得此可以無憾 周雪客

二千言中無一支詞蔓語可謂潔淨緊嚴矣而敘事持論又極跌宕頓挫之尠碑版之文孰與驅駕 周榕客

孟母墓表

里人孟朴持其母曹氏族出節行昏嫁之詳介友人請余為其墓上之文且曰吾母故家連池里父諱一宦十七歲歸吾父諱陳舜嫁十四年而吾父沒時朴五歲吾姊九歲母年僅三十耳運當鼎革所在兵起母攜子女東西奔竄無寧日吾母用智自衛卒得保全旋值歲侵族人多貧不能室吾母擇一二近屬助之完娶同姓以睦又以其餘力及于鄉黨苟有窮急必樂振之

朴稍長即令從邑士之知名者游故家雖流落顚頓而不爲長者所弃吾母之教也迄于今朴有三子二女皆克成立使吾父歿者復生生者寧有愧乎母年七十有八以終時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也是年十月十六日祔于吾父之墓言已泣下不能止余嘗讀錢牧齋撰孫照鄰墓碑謂世之不忍歿其親者知文章之爲重遂致其力于大書深刻以蘄不朽近日汪司馬持一時文柄主盟禊中徽人之思不朽其親

者爭乞其殘膏賸馥以爲天球琬琰未及百年
衖中之文霜降水涸索然無有矣是譏世之知
以文章榮其親而不得其人雖翳然簡牘究無
當于信世而傳後者也抑知世固有致身通顯
名列朝宁聲氣旣已徧海内而人之文章品節
識力又足以鑑別之乃旣得其人與之連袂接
席矣惟是歌吟互答無益之篇章動盈几案曾
不肎出先人遺事求其片言隻字爲之論著乎
生區明風烈又何有于編戶之甿窮鄉之老哉

今朴悲其母節之苦也念已一老布衣旣不能爲之致雕軒象服之榮又不能爲之邀烏頭雙闕之典故思致力於其所可盡惟托于文字可以無窮于是裴回大人之門扶服造請不避艱難忘其屈辱庶幾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吾親乎久之官於斯者皆立棹楔以旌其門里中薦紳以及文章之士莫不載筆以紀其行薄陋如余亦屬爲文表其隧道屢介友人至于十返而不厭使其蔭高華席富厚出其智力遂其心之所

欲得又不知何如已因爲援筆以表之曰是爲
孟母曹氏之墓以示後世以慰子朴之思焉

敘事簡潔得表墓之體中閒帶發議論可以
警世悟俗純乎大家風度矣王山史

奉直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郎于公墓誌

并銘

公于氏諱沛霖字弘仁一字陸阿萊州昌邑人

曾大父諱淇諸生大父諱丕順父諱英諸生以

子貴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八歲從其父就

外塾即知讀書能質問出人意表十一歲出應

童子試辭章粲然讀者驚焉旋遭壬午甲申之

亂流落顛頓不廢其業十六歲補邑弟子員二

十五舉山左省試丁酉冬文林公弃賓客公執

喪如禮公除後以久困公車或勸其就選人公
毅然曰登第而後服官先人之訓也讀書益力
庚戌遂捷南宮亦無汰容甲寅秋閣試授中書
舍人未逾年念其母甚循新例入貲爲部主事
需次于家以便養亾何母遘虐疾諸醫相顧無
策公大發方書潛心研討忽得其解一藥而瘉
人以爲孝感云宗譜久廢公承文林公之志撫
拾舊聞整齊世次纂輯數年屢易稾而始就又
恐一人識力不無疑誤攜赴安慶與其弟共訂

之稱一家良吏焉然書成而公病矣自是家門多故喪妻喪子哀酷糾纏丙寅冬復罹母夫人之變附身附棺戚無遺恨未嘗以衰病少自假易也既免喪出補工部屯田司主事以清愼自矢凡晝之所行事無公私皆書諸冊淩夜熟思必無憾乃已其執掌在 內府薪炭舊例鋪戶採辦價皆預給積久弊生遂多逋欠緩之則誤國急之則病商公委曲經畫求有力者出貲代辦薪炭既集始償其直由是供應不廢而商困

或請以、蘇、

孝懿皇后升遐　梓宮祭奠以及陵寢諸務皆其所有事也而本司僚佐多奉使他出供事者惟公一人出入戴星寢食不遑者三閱月冬初晉其司員外郎雖、經、量、移、職、守、如、故、黽、勉、數、月、竟、以、瘁、卒、公天性孝友時祭先期致齋牲[illegible]必潔蔬果有鮮薦而後食有楊晟者公之諸舅也久隸司馬籍母夫人時念之公稱貸贖歸生養死葬焉再從兄自靖亦司馬籍中人既死孤女

未字公贖以百金為具奩裝擇配嫁之其篤于宗戚類如此生平無他嗜好惟以讀書為事以故經史淹貫其諸子集亦皆流覽所著有西坡集省愆錄日履志族譜年譜若干卷藏于家公生于崇禎庚午九月十七日申時卒于康熙庚午三月二十二日未時即以其明年十月二十一日葬于青龍山之原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吳氏贈孺人又娶張氏封孺人又娶徐氏待封安人有丈夫子七璸璘璁班琎皆郡邑庠生璁太

學生璜業儒女子子三庠生趙元胡瑭貢士姜
熺其甥也孫男五始犖始述始裕始法始憲孫
女六皆幼猶憶甲午之秋公與其弟濰濱同舉
于鄉科名譽望遠近歎羨庚戌冬余始識公于
濰水上時公已成進士矣是後或晤于里門或
晤于京邸論文章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歲丙
寅濰濱以安遠令卒公屬余銘其葬至是公又
卒于官長子璜復來問銘于余於虖余不敢逆
公于生前自不忍負公於沒世然而吮墨舐豪

遲遲不下者數日矣茲以余交公之久其家門
榮盛歷歷在目曾幾何時旣銘其弟又銘其兄
此余所爲臨文嗟悼不能喩之于懷者豈獨言
之不文于公兄弟間有愧色邪銘曰

取第壯時如日卓午及獲從政濛汜已距道悠
運促百弗一吐天監厥德遺後人祜遺祜維何
騏驥接武我作銘詩千古如覯

于公至行可風而此誌之用筆樸處亦無媿
古人銘有深慨足備一朝典故　安靜子

李大椿墓誌 并銘

君姓李氏諱之椿字大椿世家青州之安丘徐州衛經歷諱建中之子處士諱汝明之孫處士諱國欽之曾孫也母劉氏娶周氏皆邑中著姓生子三人仁居仁處仁榮有孫三人女三人適同邑張淞生李惠張秉謙以天啟四年三月七日生以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五日卒即于是年十月十六日葬于城西金龍口先塋之次君幼而聰敏彊毅率性以行稱心而語未嘗緣飾長

爲邑庠生好讀書旁及岐黃家言晚而彌精其術不輕試試之輒效年六十七嬰危疾旣革猶不亂身後一切皆手自條畫纖悉畢具大約以儉樸爲宗誌墓直書世次行履勿爲浮靡之詞亦其遺戒也將葬其子仁居謂余言質而可信與其先人之治命有合故屬銘焉其何敢辭銘曰

世人貢諛及墓中人游光射聲誰識其眞李柎反是大雅獨存典刑未沬徵于斯文

簡勁淳雅直超唐宋而上

質而可信自注甚確　安靜子

李孺人王氏墓誌并銘

安丘諸生李其曉曉人之妻同里王氏者縣學生諱震茂之子太學生諱臺之孫前禮科給事中諱孟煦之曾孫而孝廉諱涵之子婦處士諱三祝之孫婦西安大同兩郡守諱遷梧之曾孫婦也十五來歸舅孝廉公尚在亟稱其賢姑辛孺人即委以家事治之甚習修婦道甚謹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女則甚嚴未嘗縱之使游戲也孺人之卒已二十年其曉屬予銘其墓淚隨

言下不可制予聞之棖觸而悲蓋予妻李孺人
爲其曉之姊其沒亦且十年隧道有誌而無表
今日與予情事適同故能悉其感悼之懷者宜
莫如予銘何忍辭孺人生四子愼惺愔恫二女
適馬庭筌劉紳燦孫男七學廉學勤學儉學篤
學厚學謹學醇女四孺人年三十三以順治四
年八月二日戌時生以康熙十八年七月七日
寅時卒十二月十二日葬所居下坡郝東八珠
山之陰銘曰

幽宮閟兮險十霜墓櫝成拱蔚而蒼夫子過時
猶悼亾是可徵彼才且良斵銘山阯永厥藏
詞存簡潔意成淒楚李渭清

亾妻李孺人壙誌

孺人李氏青州安丘人嘉靖已未進士西安大同兩郡守諱遷梧之曾孫處士諱三祝之孫崇禎癸酉舉人諱涵之女壬子遴貢翰林院孔目張貞之妻也生於崇禎乙亥六月四日辰時卒於康熙已巳十一月十八日辰時得年五十五以其卒之又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於吾父母墓之西北三步生三男在辛丙寅遴貢生娶周氏在戊國子生娶劉氏再娶李氏在乙聘丁氏

四女長適諸生馬士修次適國子生曹霈前卒次字劉亶茂後卒次適諸生曹淑孫男四壯輿敬輿扶輿德輿孫女一字曹曾衍孺人生十有五年而歸於貞不及吾父明經府君之養事吾母孔孺人以孝處吾姊妹以和畜婦子以慈應接姻鄰親疏小大莫不有禮至其相余白首相莊儼如賓友四十年一日也其在吾家爲余嫁兩妹橐裝辦集不煩吾母治吾母及兩庶母之喪備極易戚尤謹於廟享雖病不廢治家寬而

有法闈門欣欣自就節度性閑約不好修靡衣
食惟取足而已平生無疾病晚年疊遭喪變過
傷懷抱氣血盡耗值余疽發於項孺人謂無生
理矣四日不食在戊次子偶以瘧殤孺人往哭
應聲而殞嗚呼余迂疏涉世動招尤悔孺人過
事警戒匡其不逮者多矣今孺人在殯已兩易
歲朔身世之痛久而彌深思欲慰孺人於地下
惟有墓隧之文迺余善病經年葬日既迫猶不
能出而問銘於當世吾負吾妻矣姑用陳止齋

例先自爲壙誌命兒子在辛書以刻之隧中

古潔蒼老輕重詳略無不翦裁合法今日古
文中第一作手也且情文相生讀之眞足增
伉儷之重　冒青若

亾次女權厝誌

亾女名振姓張氏杞園老人之第二女實菴先生之第三婦也生于康熙甲辰六月七日辰時時予長子長女以下有所生多不育及得女喜甚且冀是後如螽斯之振振因以名焉女生而眉目清湛朗慧絕人其母奇愛不忍付保姆手遂自乳之吾母亦以其婉嫕得意旨攜之同臥起者數年吾母好手自紡績女即效之七八歲小兒女其程課多寡與吾母常相等年十四吾

母棄養朝夕辟歸如成人十五適國子生曹霈祖姑劉太夫人治家嚴而有法獨憐之若女孫然服食器用賚予多先諸婦庚申太夫人沒女哀哭如喪吾母時而毀瘠倍之過時言及猶潸然淚下然女亦自此病矣女性孝友在夫家數日即一歸寧住必連朝意戀戀不忍去病中尤甚戊辰八月生一女氣血盡耗自是非人扶掖不能成行矣每歸來即涕泣相向及去其母亦灑淚送之然以女方盛年病亦前此作輟者屢

矣不意其以此竟成長逝也嗚呼痛哉巳巳閏三月予自青州歸急往視之病已革二十二日又偕其母往知無生理矣問何言曰惟親我父母者未盡耳又問曰舅姑在堂不得治一日漿饋爲婦無狀以是不能瞑生平止有三女予引與訣亟揮去曰與吾父母語尚恐不足何溷我邪予問有所見否不昏亂否曰無所見亦不昏亂第覺煩燥心如火燒予欲出令其暫息或得清涼女曰病勢已不可爲父去無益不如留此

尙可圖一刻團圝也不覺哭皆失聲家人料揀璣珥欲爲理妝女頻顣謂予曰父歸何言乃欲以此累兒邪葢吾邑有以厚葬誨盜發丘者予嘗以此爲戒女習聞之故云二十三日夜半忽汗出不止犂明胷中稍寬家人皆喜予固知其非善狀也二十四日辰刻煩燥倍前兩目且無見延至未向予曰兒行矣予執其手曰汝眞舍我去乎女曰心痛不可言願吾父割不忍之愛予許之而後瞑得年二十有六嗚呼痛哉然之

日姑哭于堂夫哭于寢娣姒各哭于其室奴婢相聚哭于庭除姻戚來弔辭者靡不哀女亦可無憾于人世獨念予煢煢世路骨肉之戚僅三兒四女時節生辰姊弟相攜笑言盈室即閒居寡歡亦藉此得一開顏褰囘四望顧獨不見有是人嗟夫予者艾遽至日就衰索子女縈心都爲覘計今乃於其生前之藥裹身後之含斂一一煩吾老人也豈不悲哉卒之歲十月庚寅爲壙于邑城東北曹氏之先塋權厝焉其權厝也

于法不當銘然不可無文以識予哀也故自爲誌而俾其兄在辛書諸石

骨肉之感文先淚湧堪與昌黎女挐壙銘子厚女雅甎記相鼎足 王宓艸

如聞鵑泣猿號令人肝腸迸裂予生平有六女其一及笄而殤其餘皆出閣後接迹而殂今無一存者展讀此文觸着痛處老淚如綆縻不能自止矣 安靜子

女蘅埋銘并序

予妻李孺人爲予舉男子八存其三女子八存其四自念予女雖多夭殤而所存若此亦足慰餘年矣不意予不德招譴已已三月第二女以瘵亾第三女亦病瘵癧以歿其可哀也已女名蘅生頗穎慧而性多鬱鬱自毀齒以迨垂髫開顏之日無幾然孝愛天成一味之甘必割以奉父母次及兄弟姊妹終不一沾脣吻也次女初沒吾妻哭之不勝慟予勸之曰哀宜自節獨不

有畱殘命以伴我遲暮耶吾妻曰今何敢死儻蘄女再殞恐無生理耳詎意吾妻竟先女以卒邪吾妻以巳巳十一月死女病彌甚然未嘗廢朝夕哭擗時予病疸方宛轉帷幬間女每從殯所歸即詣予榻前坐立移晷予憐其支離必促之再四始有少憩予創巨痛深五內崩裂神志荒耗女之食飲湯藥靡不淩雜失次遇益苦病益增庚午四月九日女竟死距生庚戌六月十二日年二十一女已許字同邑劉生亶茂過期

不嫁可知其病之久也禮女子十有五而笄笄不爲殤亐知之而不能以成人之喪治之則又以吾妻之新喪而亐病之方深也其痛安有窮哉前此諸殤皆葬城西涼水灣頭今以五月六日葬吾女于城東在其母卜兆之東二十步其母亦于明年二月窆矣不能相聚于人閒或可相依于地下邪銘曰

後其母以殁兮先其母以藏哭妻而又哭女兮可知亐心之傷

其慘痛處皆以冷語出之有無意爲文之妙

一銘字字半山 李渭清

亾室李孺人行略

康熙巳巳仲冬之初余以懷抱抑鬱疽發於項當瞑眩瞀亂之際吾妻李孺人無病而殂余既遘虐疾復纏哀酷其瀕于危者數矣幸獲良醫僅而不死蓐處餘二百日始能任杖兒子在辛輩爲其母請狀簽不忍於其母之沒也即余以四十年糟糠之婦甘苦憂樂無一不與共之者一旦溘焉長往寧忍聽其泯泯邪因抆淚而述其略孺人姓李氏青州安丘人始祖自明初占

籍邑之峯山里族以日盛高祖諱完贈戶部山西司主事曾祖諱遷梧由進士歷官西安大同兩郡守載明史事功傳祖諱三祝不仕父諱涵崇禎癸酉舉人是爲吾外舅養徵先生母辛孺人吾邑之姓固以李爲大然余家自先世以來家世門風有時亦落人口迨明末造先伯父孝廉公叔父侍御公相次厯代先君齒衰子幼思欲聯姻巨室爲兒求婦寔寓託孤微意也又以養徵先生扶義俶儻稱一時偉人故使請昏焉

先生未遽報許一日過余家先君置飲賓畢樓
余戲于其側先君呼余揖之先生一見歡然曰
先日議姻必此子也貞吾壻矣先君命余拜謝
百年之盟遂定于此時順治乙酉夏五月也是
年冬先君捐賓客余財九歲孤露無依先生噢
咻提挈終濟囏難一時皆服先君之能知人而
先生爲不負所託也巳丑九月先慈爲余畢姻
時先慈及兩庶母在堂孺人能各順適其意禮
無違者于時家勢中落門仞蕭然孺人以十五

女子新來爲婦不見有施置之迹而萎薾之氣頓蘇且承事吾母有人余得竱力問學諸子女亦次第生自是戶庭又漸有起色矣孺人來歸吾妹在室者二人孺人與處油然無間言其衣屨縫紉以身任之及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庚戌外舅以老壽終孺人辟踊盡禮癸丑喪母孺人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及即窀窆其墟墓去吾家五十里孺人春秋必一祭埽每自龔上歸精管消亾聲氣酸咽非歷旬時不能復舊

也丁巳冬先慈嬰危疾孺人潔滫瀡燂湯藥晝夜不懈及遇大故絞紟衾冒附身附棺之事咸無遺恨過時上冢追慕顧念攀柏而號一如哭其父母吾母病時頗有餘醫病且革奴婢多穿穴其中或謂孺人宜加料柬孺人曰豈有斯時勾稽財物者比吾母卒無鬥藏矣孺人竟不忍問先慈棄世外家至戚唯存一妹貧且老孺人居之別墅數日必延致舍中奉以甘滑溫言慰勞語及先慈輒相對潸焉出涕嘗曰見三姨如

見吾姑也孺人既痛吾母之亾又以先君不逮養四時薦享必先期致齋凡烹飪滌濯皆出其手去年十月廿八日爲先君忌辰宜祭於寢前一日送亾女葬歸孺人已委頓矣余欲令兒婦攝行其事孺人曰余雖病尚可僶俛敢以兒女之感使先人有廢祀乎中夜以興執事有恪餕而後退不知其力之憊其于余家姊妹及諸姻郇體卹周至歲時問遺相屬于道聞有疾痛若在己身斯須不能去懷孺人固篤戚誼而疏族

篤親尤所加意亦每以此相勸勉去年遭亾女之變有客相過余以胷懷草惡偶闕展待及余入孺人曰聞某君至意君必爲授粲卽敕中廚鮭菜具矣且某寒士與君有舊今聽之去不虞人以爲簡乎棄內交知遇有縞紵之投孺人謂當厚其贈答依樣酬之鄰于市道矣至今猶愧其言孺人居恆靜默似鄙朴人余外事不能決者問一荅之孺人曰君必有見何須謀及婦人強之乃曰愚意似應爾爾余用以應世往往得

免尤悔孺人嘗患衄血昏迷怳惚家衆環泣孺人謂長女曰吾何畏死汝父言于支家謂其運會元辰法當不利我死凡有不祥可一身肩之卽不然旣損妻亦足少分其戹汝父無恙門戶係然矣吾何畏死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孺人端靖柔淑動有禮法冐晨而盥滚夜而憩燕居斂容危坐不少跛倚非甚病亦強自持未嘗晝寢子女至前必莊色以待逮下尤有恩意卽有所甚怒臧獲不能加以惡語至其與余不

唯終歲門屏不聞誶語細數常日未曾有失。旨失色盎竟其身交相莊也生平不入祠廟不赴燕飲不觀優舞不聽盲女弦歌閭巷尼媼不使履閾先君家法嚴整內外肅如孺人一步一趨悉遵遺矩無所改自處儉薄從未市一鮮毳自奉即間有之亦推以食人日用唯幽菽脫粟而已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大斂衣襚猶是二十年前舊物其生時可知矣孺人義利之分甚明有一錢必散之人然不輕取人一錢也

表姊王氏有白金一笏錢若干緡俾孺人藏之莫有知者姊以纍疾不及言而殞訃至孺人以原物還其家家人相顧愕錯于今頌德不衰孺人素彊少疾丁未夏半產幾殆沈迷中余適從金陵歸曉夕省視佐以藥餌始差然體氣自是寖弱矣乙丑余客都門孺人忽血溢於鼻兩日一夜不止余得家問徒倚躑躅終夜不寐晨起攬鏡霜雪滿鬚矣余旋趣裝歲莫氐里童穉歡迎室家寧晏愁歎爲之稍釋居亾何第二女病

瘵孺人憂思特甚其脥膌與女病之作輒甞相應丁卯五月長孫女殀九月次兒婦殀孺人悲不自勝復以女病驚心尫羸益甚已巳春女病告劇延至閏月竟卒孺人遂不支矣余每見其傷悼謂之曰我兩人幸有三兒四女殀者已矣儻不亟爲轉移是一子不忍舍乃忍舍六子邪所以尉解之者百方孺人終不能聽十月下旬亾女既窆孺人病已在肓之上冬中會余病劇孺人見其沈篤謂無生理矣絕食飲者四日値

在戊次子痘殤孺人方臥聞變驚起奔哭即殞在戊之室嗚呼孺人之死久在余意中然不知其死之如是其速而且終爲余死也嗚呼痛哉戊申地震余夫婦竝斃重樓之下經夜始甦孺人嘗戲謂余更生固佳但身無所苦奄隨物化似此死法殊令人戀戀耳今孺人失聲一慟形神違離較之被壓奚翅霄壤是眞足稱令終矣縱孺人可含笑于九京亦何解于生者之悲邪其最酷者余與孺人相去數武生不與訣沒不

與斂釗鉅痛淚而氣息惙惙且不得嗷然一哭也匪木人石心亦誰能遣此哉嗚呼人孰無婦他人之夫婦夫婦也余與孺人夫婦也而朋友矣余棲遲連蹇踠踠無徒世路悠悠誰可告語每酬應少暇與孺人對坐續夢堂苦者一榻清譚數刻便了一日余閒居寡歡而未嘗見戚戚之色者以有孺人也孺人雖不讀書然文心獨至余得舊錦欲製琴囊而無所考法孺人以意爲之後有所見一一脗合人以爲異余嘗輯古

今印章數十百枚孺人親加裁剪粘之素冊部居粲然遂足佳觀余於世澹然無所好獨以書自娛每得善本多手自裝褾更倩孺人緝以蕆縷以當韋編孺人亦樂此不疲今存者尚數百卷皆其餘迹也嗚呼余鄉者安孺人德不謂才也乃孺人之沒甫六月入門而機杼在壁刀尺無聲矣入室而椸枷不整枕簟不斂矣饘酏芼羹調糝失和矣醯醬米鹽用度無節矣童婢衣飾給予不時矣余有疑謀莫決所嚮余有疏節

莫與相規矣撫今而追昔能無腹悲已乎嗚呼
余以散材誤落塵綱回首終歲苶然疲役不勝
其勞嘗謂孺人四三年後昏嫁麤畢一切世緣
盡付兒輩吾家別業在滸于舊城有地可耕當
與子偕隱其間修采藥鹿門之樂而今已矣嗚
呼夫耕婦饁本非覬望非常孰知風波之民天
不假易即田家恆事亦稱難醻之大願也哉嗚
呼余運丁陽九叒喪頻仍前此者毋論矣自去
年閏春迄今首夏僅周歲耳一哭妻兩哭女兩

哭孫兩哭女孫其間與孺人同哭者三雖境遇不堪猶賴孺人更相慰藉孺人既殁余邈焉寡儔窮民無告哭女之淚移而哭妻哭孫之淚又移而哭女兼之病骨支牀氣血中槁無涕可揮有聲皆啞揆之恆情人理適盡黎洲子所謂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者于余見之矣孺人既殁之百日王甥元雅夢入南山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其行逶迤來路轉迷忽見雲房屹然空翠中文杏栽梁香茆結宇花藥

分列北向閒門非復人間世矣俄有女童出而肅客飲以玉液啗以珍果孺人著青綾衣自東房出設榻西北牖開南嚮孺人居焉元雅起居畢孺人命坐謂之曰我前身僊子也今返舊居屏去儀服與子相見懼爲子所不識耳少選遣人導之南去則闤闠也覓路而歸元雅之言如此余亦未敢遽信爲然然以孺人之孝友順祥淡于財欲與世之穢濁塵凡大相區絕矣卽謂爲眞靈位業中人亦理之不可誣者故附書之

孺人生于崇禎乙亥六月四日辰時卒于康熙
己巳十一月十八日卯時得年五十五以其卒
之又明年二月廿八日葬於城東五里河吾父
母墓之西北三步孺人志也子三人長在辛丙
寅拔貢生娶周氏同邑甲午拔貢生周公濟生
女次在戊例監生娶劉氏同邑庚子武進士劉
公正誼女暨娶李氏同邑庠生李公中允女次
在乙聘丁氏諸城州同知丁公慎行女女四人
長適同邑庠生馬公上瑞男庠生士修次適同

邑甲辰進士嶶州府同知曹公貞吉男太學生
霈先孺人八月卒次字同邑撫標中營遊擊劉
公正學男亶茂後孺人五月卒次適同邑乙未
進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曹公申吉男庠生溆孫在辛出者三敬輿
扶輿德輿俱幼未聘在戊出者一壯輿聘劉氏
同邑丁卯舉人劉公儼女孫女四人俱在辛出
長字同邑庠生王公工亮男任先孺人二年卒
次字同邑蔭生候選七品京官曹公澐男曾衍

次未字次字同邑庠生曹公煌吉男鼎善後孺
人兩月殤

髯蘇蹭蹬仕途支離同調於魯直少游補之
師道外號知心者惟一王弗夫人故夫人殁
手自志墓曰凡有所忘夫人輒能記之有所
爲夫人輒能戒之又曰言多可聽類有識者
是不惟夫人知公公亦深知夫人閨房良友
千古無多今讀杞園先生李孺人行略至他
人之夫婦夫婦也予與孺人夫婦而朋友與

棲遲連蹇畹晚無徒世路悠悠誰可告語一
叚不惟想見孺人淑慧且可想見王弗夫人
生平文情悱惻如話如畫堪與髯蘇之文並
傳不朽　王安節

劉止一畫像贊

英姿颯爽叱咤風雲壯懷鬱屈輪囷嶙峋可繪者衣冠劍佩其不可繪者非龍性之難馴也邪

馬拙脩象贊

酒一壺琴一張煙巒雲壑且相羊心尚有所汲汲惟大道之未明日誦遺書兮聲琅琅

曹湘鄰象贊

名父之子克家斯賢勉旃自愛勿負華年

看雲杖藜圖自贊

雕蟲誤我半百已過悠悠忽忽稱意謂何看雲
自怡杖藜行歌天教彊健以補蹉跎

穩老不鏤刻而工 李渭清

洮研銘

有獲佳石不知珍惜輕投俗子者余亟購得銘而藏之

彼結綠出洮谿攷厥德栗而溫其遇墨以善凝如翡翠之脣金余拙于書而能寶或猶愈于莫別妍陋而信其沉泯者邪

方竹杖銘

而節徑直而質天蟜易圜爲觚造物之巧任道路之詰曲賴揩拄以勿倒

几銘

老樹一段。風雨侵剝。蘚綠蝸黃。形色如石。欲爲罷用則不堪斧斲。欲付爨下亦且無餘矣。戲命工人截以爲几而作銘曰

曠哉明允與寄假山樂天蟠木有取堅頑念此朽株雖乏棟梁之用尚可寘彼茗椀庋我經函其。亦。善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者。乎。

諸銘文從字順御古邑陸離世有強爲佶屈

聱牙文其薄陋者讀之可以自廢 錢十青

談虎

吾邑故無虎志稱明初有虎出馬氏墓林令某多苛政率衆往捕之虎躍出撲殺令一人而去康熙甲寅忽有虎入縣境每夜出游郁落閒或臥牛宮豚柵人不知其爲虎也折梃逐之即弭耳去亾何清晝止汝陽周氏園遶近婦子傴而觀之虎攫一人寘尻下少閒虎去人竟無恙或曰昔稱古今人不相及豈至于物而反之邪何昔虎暴而今虎仁邪余曰不然昔之虎不輕出

出即爲人除一酷吏今虎優優而來靡靡而去供人鞭箠無異羊豕所謂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也然後知古今不相及不獨在人於物尤甚矣

范文穆嘗榜其軒曰說虎虎故多怪異談之足以送日華夸續攷謂山左無虎是篇疊記安丘虎事適知書卷亦未可信第虎至癡頑無識任人鞭策不異羊豕何其本性盡失邪此非仁也蓋一極麻木不仁者耳然在先生

筆端寔具有虎乙在王安節

書延陵寶墨後

右書一卷於陵吳旋公先生手蹟也先生賦性剛毅博學能文章爲諸生祭酒者四十餘年數奇不偶屢躓場屋天啓辛酉應山左試主司激賞其文佹得之而更易置畸有爲先生謀入闈幙以冀科名者先生叱去之晚經變亂竟不屈以終令子舜玉所謂昔者吾友也謝內丘事歸已病不能言矣手書屬其子木欣曰桑海以來兵燹燎突吾家藏籍皆蕩爲煨燼惟遺墨數紙

先人靈爽寔所憑依不與劫灰俱泯于兢兢奉持罔敢失墜今以畀汝汝其寶之且願我子孫世寶之也擲筆隕涕木欣再拜受命乎自裝池襲以異錦貯之篋笥出入必以自隨遇賢士大夫輒乞題跋以紀其事葢迺父所未嘗命者于未嘗命者如此則其所命者可知矣吾意木欣必能世守此冊不啻大訓陳周寶玉在魯爲閥閱之家增一箕裘盛事吾友不瞑目九京乎

周雪客秋雨懷人詩跋

周子雪客違宦晉陽歷八年以內艱歸向日朋舊多就凋落雪客撫今追昔不勝存沒之痛懷想所極各成一律纏綿情至淒其欲絕使人讀之慨歎流涕卷中諸君半爲余縞紵交今擔簦南來或哭其殯宮或拜其墳墓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乃不能出一語以弔之然則人才分之相越其可以道里計哉康熙癸酉秋分日安丘張貞書于白下之厚書行菴

書淳化殘帖後

顧汝龢所撫淳化閣帖在法書中聲最琅琅余平生僅一見于長安市幾得而復失爲之惋悵累日十年後始購一本於青州然小磨泐不無遺憾甲戌立春日有以殘帖來售者則顧刻第九第十兩卷于閣帖爲斷珪于大令爲完璧矣且諦其紙墨的是初搨鉤磔波撇不失纖豪勝舊藏遠甚因命兒子在乙亟收之世人學書每苦無所師承今典刑既獲苟能殫精臨摹何患書法不進邪杞園老人識

書應夢舉子記後

闗夫子千古義烈國祚徼靈蒼生禔福有幽必燭無遠弗屆矣吾友王子安節有記示朱公裔三生子一事爲事之尤奇者貞讀而歎之曰夫子深于春秋者也春秋之法爲褒貶爲予奪夫子用之以爲人豈其爲神而異之況在朱公又一世之賢者也事其母夫人備志物之養以仲父無子出爲其後事其所後叔母一如其母鄉里稱之家之孝子也及成進士作郡江寧爬搔

病苦洒濯氷雪者耆老子弟愛戴頌揚國之忠臣也爲忠爲孝是夫子所日望于天下者風義感盪無閒神人自見褒于無怪其無子而使之有子有子而預告以時日若親見夫子之謦欬而謳謠也安節爲文滚得史家法叙次情事歷歷凌獵于紙墨之閒使覽者色飛骨驚不勝心折故泚筆而識其後康熙丙寅上巳日安丘張貞杞園敬題

先伯父手鈔蘇文跋

右先伯父孝廉公楷書蘇端明碑文尺牘一卷計三百十三篇伯父平生酷嗜蘇文手鈔至數十冊此其一也每數篇後覺筆法輒進一格想見前人爲學皆求日新後生作字可草率從事邪康熙壬申孟陬四日從子貞謹書

書隋刻勝福寺舍利塔下銘後

漢魏以來碑版得存于吾青者惟高齊武平中所刻大佛寺碑及隋勝福寺塔下銘耳大佛寺在北門外人所易見塔下銘棄置荒山且爲金

石集古諸錄所不載故鮮知者已已重九余游城南廣福寺始見之爲孟溺書字極怪偉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信所謂八分也文雖用浮屠家言然頗古雅遂搨一本藏之塔爲文帝敕建銘內于祝釐武元皇帝元明皇后之後即及皇太子等欲其永離苦空同升妙果因攷此銘刻于仁壽元年而易儲在開皇二十年所稱皇太子者即煬帝廣也文帝佞佛之愚不足道第其父之所以愛之者如此曾不三年而文帝已血濺

御屏矣父子之間令人深慨康熙壬申正月上日厚書菴識

題周元龍臨晉唐名人帖

六書之學其不講于天下也久矣余游白下見能作古隸者惟鄭君谷口深得漢人家法而以行楷擅名者則有元龍周子焉辛未冬余叩門相訪于其案上見所臨法書數冊鉤摹鍾王皆得要領至虞褚顏柳亦曲曲偪肖縱意流覽如入羣玉之府驚歎不能自已元龍讀書好古澹

然無營。惟日夕坐臥一小樓焚香埽地取前人墨蹟搜剔鉤勒餘二十年不懈與永師之登樓學書四十年松雪之學書十年不下樓者何異無怪其筆底蒼秀欲與古人爭席也昔右軍年五十而書始成今元龍去五十尚遠而所造已如斯吾安能量其所至哉敬書此以爲後日驗

題王清遠所藏唐韓幹畫馬

韓幹去今千餘載其畫存者最少清遠得而有之幸矣又來自其外祖梁鄒張忠定公家宅相

箕裘書畫源委傳之有緒尤可寶也

字少理足數何小文字御抵人千百何大文字處處有致正是處處有法也 黄交三